

《那些我們名之為島的》

【拾柒。雷陣雨開始的下午】

那些我們名之為島的

整個下午只剩我們並肩
蹲在這裡，吃同一顆梨
讀同一首十行的詩但沒人開口
你將果皮削成了時間，盤在腳邊很薄
很小心一如你的呼吸

和我們的房間：
窗台是行李，鐘擺是鞋而抽屜
是所有寫了一半的日記
我們的筆都太愛遠行，
太愛索居太愛遷徙並且
因此世襲了我們的驕傲與愁緒

此刻日光側躺在你的鼻尖
不跳不動，像寂寞太久的花豹
像我們，淺笑，窮於表情以及辭令
——你知道，我們正默默懷想、
餞行的，是哪一盞尚未亮起的燈嗎

「冬日永遠不及融化因而
我們的影子，總是嫌冷」
那方背光的桌腳，你如是寫下。
而你是否記得，我們總是輕易地
用詩句引喻失義了自己？

其實我不懂，關於所有已然
混淆失序的季節
如何退卻如一屏憂鬱的浪
遠遠地，縫圍我們如同對待
一座空城或是一顆
我們養在鼻梁正中的痘子

敏感且怕生

（你知道，整列下午啃噬到底也不過是
一枚不發芽的梨核端坐
在我們的鼻尖）
正當風持續迴行所有經緯，
像光，輕輕擦過我們背上
安好蜷曲的恐懼但無人知悉
我們還蹲在這裡，還嚼著
一顆微甜而澀的梨漸次
索然如一首十行的詩
我只能看你，看我們在彼此的眼裡只剩
一粒沙的影長，刺痛
我們小心蹲好的淚都無鹽，而不反光

雷陣雨開始的下午

「這世界教我們希望，也教我們失望。」——陳黎《春夜聽冬之旅》

妳想說的是一群
患了傷寒的翅膀，或一支笛
如妳的嗓音悶潛入水
竭力要解釋一個世界

關於灰色，關於碎滿玻璃
又拒絕包紮的天空
妳不是遺忘就是想了太多
漏印花邊的那頁筆記
妳從髮尾剪了朵雨滴
黏貼上去，並加註日期

馬路的孤單都遭到隔間
朝妳空下的行頁延了再延
彷彿養著一株未具名的樹種
妳看見寒帶的葉脈，沙漠的根
以及莖幹驟雨一般層層剝落
是否，妳躺成風裡的窗紗
昨夜的星象是否已諭知了妳

虛線與問句的關聯？

妳還能安靜地想，浸在水裡
四周已為妳喧嚷出一個世界
黑夜以前，更多空白頁以前
沒有誰能離席妳溼透的高跟鞋尖

倒數之後——致 L

此刻夜色因為
和我們記憶的底層一致
而不敷盈握
昨天停在和我們擦身的位置。
從那裡數來第三根電杆，噓
我們空著的左手必須非常，
非常小心

以及第十七、第九十六、第三百……，所有
你能在日記上端正書寫的頁數
（而那想必不容許任何
倒著或者簡寫的筆劃）
我們身後的視野，和一隻
多病兔子的尾巴同等短淺、
多餘譬如我們在各自的窗前
同時困在一行詩的末尾

「世界仍正向前翻頁而我們
只能小心避免
成為被讀出的錯字」

閉上眼睛就能自夜晚離席嗎？
我們已習慣不去辨析
每根電線杆上潦草書寫的預言習慣
說服這夜色我們盲人的身分
你又向前走去，舉步的姿勢彷彿
如果抬頭，我們所能看見
最刺眼的邊界

一隻隻成年的獅子，正依序
跳過愈漸窄小的火圈

等候一個颱風的旅行

當近海的半片天空已然
褪成比歸鳥的眼睛還淺一點的灰色
我們正剛爬上這城市的前額
微微皺眉，仔細踩每一步愈來愈薄
並且學一滴倔強打轉的汗珠，
將所有未成句的疲憊與哀傷晾掛
到最近的椅背，或者日曆末尾

「如果我們曾經種在
膝上的夢境都因迷了路
而拒絕生長；如果那些
在睡前寫下的日期和願望
都已渾沌疊繞得讓我們想起
一個夏季末尾，遲來的颱風……」

是的，颱風。我們為彼此
重新理好脖頸兩側的皺紋
（讓牠們低頭，看齊一列歸鳥的盲眼
如同所有迎風的窗戶）
然後緩緩跪下彷彿
我們將要貼近的，是一面老去的鏡子。
噓，在額上新蓄的汗滴開口以前
你能準確譯出遠方洋面上
正狂亂迴旋的詩句，和我們
多年前丟棄的禱詞的關聯嗎

「如果我們打開衣櫃，發現記憶
已不再適居任何梳齒，不再
畏水不再對日光坦然；
如果錶內旋轉愈速的指針
是世界給我們始終侷促，
卻學不會舞蹈的指甲的唯一說法……」

因而你也聽見了風，乘著
那枚從某個童年窗口擲來的飛盤
的風，同時割傷我們的手和耳朵？
天空碎滿玻璃，灰得刺眼
而透明，整座城市的風扇都不敢停下喊疼
旋轉。你在今天的日記畫上
一個蜷曲如蛹的笑臉並加註年紀
三百六十六天，十七歲。我看不懂。
寧願背海，找石頭下的鞋子
和裡面淹滿的橡皮屑
等待的或許已經不只一場暴雨

「旋轉。如果我們最後選擇
在額上鑿的是排水孔而不是井
如果這城市只剩我們
還在彼此的前額迷路還看得見
歸鳥的眼睛還能辨識掌紋和漫漫大雨的圓心
如果，如果我們將要攤開手，並肩
攪動滿城的日曆為一個遲來的颱風引路
而後因著赤腳下一只薄似魚鱗的足印
對頸側新生的鰓感到徹底安心。」